

北洋时期地方军事化及其影响

——以河南省为例

叶宗宝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北洋时期,中国地方军事化已达到极点。由于执政当局无力提供过于膨胀的军事给养,更不能统御地方武装力量,军阀动辄以摊派、抢劫等手段疯狂掠夺地方生存资源。而地方社会在守护与争夺生存资源中,又分化出枪会、民团等武装组织。这些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深陷于军事化漩涡而不能自救。

关键词:河南;地方军事化;军阀;生存资源
中图分类号:K2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7)05-0131-04

19 世纪中叶,由于八旗和绿营难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内忧与外患,清政府通过团练来维护地方统治秩序,近代中国地方军事化自此揭开帷幕^{[1]10}。尽管清廷通过改革企图控制地方军事化进程,但低下的政治效能与疲软的行政运作使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渗透困难重重,最终给地方军事化留下了广阔空间。近代中国地方的军事化大致经历了从“绅—军政权”(1860—1895 年)到“军—绅政权”(1895—1949 年)的转变^{[2]1}。但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晚清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势力尚有中央政府在统辖,而北洋政府时期,不仅中央频频出现权威合法性危机,而且地方势力也不断分化组合,致使地方军事化达到顶峰。鉴于以往此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晚清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北洋军阀时期地方军事化过程中的经济掠夺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影响较少论及,因而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顾祖禹说:“河南者,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3]29}由于河南省在地势上无险可守,地方军事化程度较他省为甚,因而河南省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方军事化的主要特征。

一、地方军事化的历史演进

19 世纪中叶,因八旗、绿营无力维护地方秩序,清廷提倡地方团练以自保。河南省在太平北伐军长

驱直入以后,清廷即任毛昶熙为督办河南团练大臣,河南自此开始出现地方武装。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清廷在河南编新军一旅,1909 年袁世凯蛰伏彰德时又增编一旅,两年后又成立“拱卫军”第五路,至此河南省境内军队愈积愈多,有尾大不掉之势。

武昌起义后,清廷虽派荫昌率北洋军二、四两镇进攻武汉,但因将士多不听命,便请袁世凯督师信阳,可袁世凯既想逼清帝退位又想镇压革命,因而选择在河南省大量屯兵。南北议和后,袁世凯任命张镇芳为豫督,将驻豫军队改编为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同时刘镇华率领镇嵩军三标、一营也从陕西进驻陕西^{[4]24}。1914 年,为镇压白朗起义,陆军总长段祺瑞应调入豫,其他兵团相继入豫,一时间中原成了军事竞技场。白朗起义被镇压后,地方军阀头目赵倜、刘镇华、张镇芳等因争功论赏出现矛盾,派系冲突潜滋暗长。时人记述道:“赵周人倜、刘雪亚镇华皆论功,并叙及张馨庵都督河南旧劳,开复褫职处分。赵周人又电陈白狼系张敬尧部队击毙,镇嵩军获得死狼,迹涉欺罔。于是,雪亚部将张治功之少将又复夺去。”^{[5]573-574}

由于派系复杂的新来军阀对奉系豫督赵倜构成威胁,因而赵倜除增编第二旅并任命其弟赵杰为混成旅旅长外,还将备补兵六营改编为宏威军,任赵杰为总司令。1916 年,赵倜又令全省 60 多个县建立巡缉营^{[4]24}。截至 1919 年,豫境有第一、二、八混成

旅以及先锋队、毅军、前路巡防、宏威军、毅军右路、新练巡防队、游击队、西路巡防、右路巡防马队、亲军左右营等官兵总计44 000余人^{[6]171}。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为对付奉系,吴佩孚调兵北上,冯玉祥移师河南,同时驻豫军队除留守的靳云鹗之第八混成旅外,还有新到的胡景翼之陕军第一师、田维勤之陕军第一混成旅、曹士英之陕军第二混成旅等。奉系赵倜被驱除河南后,冯玉祥继任豫督,他不仅杀掉第二师师长宝德全,把十一师扩充为一师三旅,而且对胡景翼、靳云鹗的军队进行改编^{[7]19-22}。至此,河南省驻军共约55 000余人,比1919年净增11 000人,连土匪“老洋人”亦被编入第一、二、三游击支队。

1924年,直奉战争再次爆发。吴佩孚溃败后,国民二军胡景翼及其援军第五混成团、河南省防第一团、第二十六混成旅骑兵团、湖北第一师及湖北第一混成旅等相继入豫^{[4]26},加上胡景翼收编的降卒、土匪,河南驻军已增至20万人^{[8]380}。而此时,自镇压辛亥革命时就已入驻豫西的刘镇华镇嵩军之标统憨玉琨所辖竟有二三十个旅^{[9]136}。为消除隐患,胡景翼击败了憨玉琨,将其残留部队和刘镇华所属赵树勋部分别编入国民三军和国民二军。1925年4月,胡景翼病死,岳维峻兼代豫督,又将军队扩充为11个师、18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1个骑兵团、2个炮兵团、6个步兵团和12个补充团。至此,河南驻军除毅军、建国军以及国民三军的5个旅、2个补充旅和1个混成旅外,其他军队均称国民二军^{[4]27}。1926年,吴佩孚反攻河南,豫境各部队乘势扩张,仅京汉铁路郑州至武胜关段驻军即有30余万,再加上豫北的奉军,全省军队总数不下40万^{[8]380}。

总之,自清末编练新军以后,河南省很快发展成了各派军阀的军事基地,这固然与执政当局镇压革命和农民起义有关,但军阀派系间军备竞赛和相互战争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地方军事化中的经济掠夺

地方军队激增导致军费开支大增。1912年河南军费约300万元,已占省政府预算25%,然1917年、1921年和1923年又分别增至480万元、780万和1 440万元,其中1923年军费支出已达全省岁入84%。1925年军费逾6 000余万,超过1923年直鲁豫三省总和^{[10]10}。为满足日益膨胀的军队需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吴佩孚要求所部不必经兵站筹办粮饷,尽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11]370}。直接纵容军队去摊派和抢劫。军阀的经济掠夺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摊派。1914年,罗山县知事为过境军队觅运夫,挨户压派、勒索钱财,除不杀人外,“其惨虐与土匪无异”^{[12]29}。在方城县,过往军阀不分久暂,一律派饭,食美则携作不时之需,食恶则怒抛为狗彘之食,供给稍迟鞭打立至。所过之处,食粮充作马料,箱柜变为马槽,民众闻军号声则惊心丧胆,见兵卒则魂飞魄扬。1926年,镇嵩军50 000多人在陕州至阌乡120里范围内向农民每亩每月派征8元,商店小者派500元,大者1 000元、2 000元不等,限2日缴清;过期不纳则绑架游街示众;再迟2日不缴则枪毙。该军入新安后,每日索500元,“否则每天支应麦谷四百石”。有村民靠食树叶草根度日无钱粮可供,结果村庄被焚毁,伤1 700余人^{[4]45}。在卢氏县,1923年镇嵩军人马月饷及每日粮食、蔬菜、油烛种种公费,包括长官私宅粮食、陈铺等完全由县署科派民间供应,若缴款稍迟则拘县押追、严刑追缴,呼号之声,惨不忍闻,往往血肉横飞,因于毕命^{[13]23-24}。军阀不仅摊派的种类和数量多,而且还重复摊派。1924年11月,国民二军摊派白面5 000斤、麸子500斤、苇席500条、麻包500条、大车20辆。同年12月,国民三军约18 000人复至东明,共提款7 500元,其司令部用白面37 000斤、馍18 000斤;总兵站用红粮13 500斤、苞谷3 000斤、白面13 000斤、大米460斤、咸菜4 000斤、谷草162 000斤、煤炭28 000斤,煤油、汽油500箱,大车635辆^{[14]2}。在郑州,吴佩孚竟将200文1元的豫钞作临时军票发行500万元,若有反对,以军法处置^{[15]78}。

二是抢劫。1912年陕西民军张钫抵洛阳,驻洛遗留清军夜间变乱,肆行焚劫^{[16]5}。1914年12月,新安县军士哗变,杀副营长张文登,大掠城中^{[4]36}。1920年4月5日,驻信阳吴光新所部忽起叛乱,肆行焚掠,旋即窜散^{[17]135}。10月初,许昌城内兵变火起,抢掠70余家,烧毁房屋数十间^{[18]33}。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成慎驻防彰德,因与赵倜弟赵杰不和,令其旧部团长孙慕文等哗变,攻陷县城,抢掠商富。城西水冶镇,亦同日陷于匪,焚掠一空^{[19]13}。1922年赵倜溃败,宏威军七八万人烧杀抢夺,掳人勒赎,有一股在正阳县朱店、夏湾一带派饭,骚扰潘家、大林、涂家各店,抄抢架票,盘踞土扶桥10余日^{[4]38}。1926年正月,奉军路经安阳县北辛店集、东苏度、博爱村一带,沿途焚烧房屋,强抢衣物牲畜^{[19]13};同年春,岳维峻溃兵衣履遗失、饥饿难耐,窜至新安向民众索食,骚乱不堪。1927年3月,靳云鹗与奉军大战,自郑州败退临颍,拉车拉夫,肆行抢掠,所过村

庄,几无幸免。继而“奉军到颍,专住民房,所有钱财,多被搜掠”。在逍遥镇等地,所经村镇住户逃亡一空。1927年4月,又有大批溃军到封丘县拉夫夺财,抢劫牲畜。

三是军阀与劣绅勾结谋取钱物,借口剿匪谋取钱财。1914年,田作霖任南阳镇总兵后,勾结该县劣绅杨某、张某包揽词讼,鱼肉乡民,将款汇往汉口镇达万两黄金。1921年9月,陆军九师十七旅旅长耿鹤令奉命所部二十四团约2000余人借口到长垣剿匪,驻月余计勒索粮秣万余元。1927年奉军在正阳江家埠构筑木桥,不仅勒伐民树、强拉工匠,而且铡死江麻有,威逼江佐廷室人缢死,搜索民财^{[4]41-45}。总之,军阀流动频繁,雁过拔毛,许多地方都遭到重复掠夺:“驻扎时有建置费,调防时要开拔费,来必开会欢迎,去必勒石纪念,年节必酒肉犒飧,甚至购械、置装、辎重、饷需各项也由地方负担。”^{[20]606}

三、地方军事化的社会影响

军阀的肆扰和横征暴敛,既破坏了城乡治安环境,催生了民间自卫武装,又恶化了城乡生产生活环境。

首先,治安环境的破坏。辛亥革命前,当局把治理盗匪作为考察县官政绩的重要指标,社会治安尚算平静。进入民国后,失业流民开始聚而为盗,有燃放“巴黎炮”诈充洋枪入室抢劫者,亦有把玉米棒系以丝绳揣在袋内诈充手枪抢劫行人者^{[21]414-415}。奉系豫督赵倜干脆直接把无赖游民编进巡缉队,配以枪支弹药,致使河南“无土匪之地时有土匪发现,有土匪之地匪之势日炽”^{[22]114-115}。赵倜被驱离豫境后,国民二军也通过收编土匪扩展至30万人。吴佩孚不仅直接收编了“老洋人”的“游击队”,而且委任千人以上“股匪”为正规军,纵容其绑票。在彰德,吴佩孚1个月内收编土匪2个团,宣称凑足1500人便可做团长^[23]。由于土匪被默许存在,且匪大官大,民间便出现“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妇劝其夫”争相为匪的局面。苟有不从,“妻室恨其懦”;其愿为匪,“父老夸其能”^{[24]24}。乡村社会的匪化极大地破坏了治安环境。在豫西,“白日不敢出外跑,黑夜不敢听狗叫,一听放枪炮,人人胆破了”^{[21]89}。为警惕土匪闹事,商丘镇守使竟发出公告,禁止百姓春节期间燃放鞭炮^{[25]397}。

其次,民间武装的兴起。一是枪会组织。为使经济利益免遭破坏,声称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在民国初年即成为民众应对军阀土匪和苛捐杂税的护身符。1923年8月,卢氏县红枪会、硬肚会聚众

10万余人包围县城,驱逐陕军,迫使赵树勋接受月饷杂项减半、不再下乡催款拿人等要求^{[13]24}。1925年,杞县、睢县、巩县红枪会相继围攻县城,迫使县知事撤军,减免税收^[26]。但是,枪会组织也难免为军阀所利用,导致枪会之间、枪会与军阀之间相互猜忌,冲突不断。1924年秋,镇嵩军煽动红枪会与国民二军对抗,对胡景翼构成威胁^{[27]62}。1926年2月,红枪会又配合直系军阀,在郑州以西及洛阳附近骚扰国民二军,酿成激烈武装冲突^{[28]208-209}。二是民团组织的兴起。筑村寨,组民团,坚壁清野,是乡民自卫的另一途径。在豫南,信阳吴家店一带民众将寨垣增高培厚,添筑炮楼,在雉堞上布铁丝网,排架罐子炮、快枪、撩钩、搭钩各守具,虽富家子弟无不荷械守陴^{[29]5}。在豫西,新安县全城官绅或筑寨,或修葺古迹,构筑堡垒50多所。在豫北,滑县稍大村镇皆有土寨,朝开夜闭,以防匪患^{[23]101}。枪会组织和民团组织的兴起,破坏了乡绅主导的权力结构,使广大民众深陷军事化的漩涡而不能自救。

再次,生活环境的恶化。20世纪20年代,固始县就出现“张霸东,李霸西,吴七蛮子霸中区,蔡呼呼响霸杨集”的局面,使“豫南鱼米之乡”十室九空,田园荒芜^{[30]37}。北伐战争前,郑州各大商店、栈房和铁路局皆挂有司令部招牌,士兵鸠形鹄面,鹑衣百结。当局还以每两鸦片收印花税4角为条件鼓励商民自由吸食,致使郑州变成了司令部多、鸦片烟多、乞丐多的所谓“三多”城市。比如乞丐,有人写道,“一到郑州,尚未下车,则脚夫与乞丐一同拥至,大哭小叫,令人进退不得”。在信阳,马路狼狈不堪,商店住满军队,无法营业,日用品有钱难买,树木及民间家具多被驻军作燃料。在明港,商业完全停顿,商号所存小麦皆被驻军查封,“甲军以此售与乙商,丙军又向乙商搬出售与丁客”,令商民叫苦不已^[31]。总之,地方军事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使城乡生活环境急剧恶化。

从河南地方军事化的情况可以看出,恃强凌弱是军阀政治的主要特征:当中央政府权威尚在时,各地军阀还可以维系表面上的团结,一旦中央权威丧失,军阀及其派系便根据自身利益决定敌友,致使战争此消彼长,愈演愈烈。河南接连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胡憨战争、国(民二军)吴(佩孚)战争,乃至后来的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等。这种情况,加上由此引发的治安混乱和民间自卫组织的出现,表明当时中国已进入一个以疯狂掠夺生存资源为表征的所谓“普力夺”社会^{[32]162},致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深陷于军事化的漩涡而不能自救,导致

城乡生活环境急剧恶化。这也是北洋时期中国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孔飞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M]. 谢亮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 陈志让.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3] 王云五. 顾氏读史方輿纪要京省序详注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3.

[4] 刘永之. 民国年间河南兵灾战祸资料选编 [G]//河南地方志征文资料选(第4辑), 郑州: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1983.

[5] 王锡彤. 民国闲人 [Z]//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9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6] 南北兵兴后各省区兵力一览表 [J]. 东方杂志, 1919, 4(16): 171-172.

[7] 丁文江. 民国军事近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8] 沈松桥. 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 [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92, 3(21): 380-432.

[9]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10] 翰 笙. 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 [J]. 东方杂志, 1928, 19(25): 15-29.

[11] 冯玉祥. 我的生活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12] 中国大事记 [J]. 东方杂志, 1914, 3(11): 135-137.

[13] 仁 静. 河南卢氏县人民对军阀之反抗 [J]. 河南史志资料, 1983(6): 45-47.

[14] 民国东明县新志(卷十八: 兵事) [M]. 民国二十五年石印本.

[15] 守 愚. 讨赤领袖吴佩孚铁蹄下的河南人民 [G]//中共河南省党史资料(第2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

社, 1984.

[16] 中国大事记 [J]. 东方杂志, 1912, 2(9): 133-136.

[17] 中国大事记 [J]. 东方杂志, 1920, 8(17): 143-146.

[18] 民国许昌县志(卷十九: 杂述·兵戈) [M]. 民国二十年石印本.

[19] 民国续安阳县志(卷一: 大事记) [M]. 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

[20] 杨传乐. 谈民国时期固始县的苛捐杂税 [Z]//河南史志论丛(第2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21] 许竟成. 民国时期的土匪 [Z]//河南史志论丛(第2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22]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23] 天 然. 吴系军阀统治下之影响 [J]. 向导, 1926(168): 53-59.

[24] 黄广廓. 有关白朗起义的一些资料 [J]. 史学月刊, 1960(2): 25-29.

[25] 陈传海, 刘翔南. 谈民国时期(20—30年代)河南“土匪”问题 [Z]//河南史志论丛(第2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26] 国内专电 [N]. 申报, 1926-02-17.

[27] 陈传海. 河南现代史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28] 邵 雍. 中国会道门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9] 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六: 建设: 区保乡村) [M]. 民国二十年石印本.

[30] 孙克新. 马列主义在固始的传播 [G]//河南地方志征文资料选(第2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

[31] 吴贼治下之郑州 [N]. (汉口) 民国日报. 1927-01-16.

[32]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华, 等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Local Militarization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in Beiyang Period

YE Zongb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Local militarization reached its peak in Beiyang period. Because the ruling authorities cannot control the local armed forces, and is unable to provide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of military supplies, warlords gain local living resources frequently by means of apportion, robbery and other crazy ways. For survival or guardian of resources, the local society is differentiated to bandits, spears, and the other armed organizations, which makes more and more people get into the military vortex and unabl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Key words: Henan; local militarization; warlord; survival resource plunder

(责任编辑: 吉家友)